

◎家有儿女

寒假，和孩子一起阅读



□贾 鹤

每到孩子假期来临，都为怎么安排她的假期生活忧虑。

家有6岁孩童，自己还不太懂有计划地安排假期生活，我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科学的规划者，把时间分割成一块块空白，让孩子在空白里涂抹自己的色彩。

按我的计划，每天上午要求孩子阅读两本绘本。一直觉得阅读不仅开阔视野，增强孩子的理解力，而且培养孩子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，会受益终身。虽说现在阅读的媒介众多，手机、网络、电子书等这些阅读工具都在改变传统的纸质阅读习惯，但读书本身是一个需要静心、咀嚼、回味、沉淀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让孩子和书中的文字邂逅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在这暖阳初生的冬日，和孩子手握一本纸质书，整个世界的喧嚣都隔绝在外，只有心灵和文字的对话，让心灵在一点一滴的阅读中浸润，获得滋养。要让孩子从小就感受到，阅读是这世上最惬意的事。

家长在引导孩子阅读的同时，浸染在俗世的疲惫身心也会得到净化。童书中那些简洁又充满感情的文字，会为孩子打开一个色彩靓丽、充满想象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纯净无瑕，没有暴力、仇恨、血腥、丑恶，只有柔软的爱和真善美。

在《弗洛格的睡衣晚会》中，我们跟着这只可爱的绿色小青蛙，和它的朋友鸭子、小猪、野兔经历了奇妙的一夜，几个小伙伴开始做游戏，比赛谁睡得最晚，互相打趣睡得最早的是大睡虫。读到这里，孩子和我都禁不住笑出声来。你没有回想起那些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片段，童年时期和几个小伙伴挤在一起玩闹的亲密岁月？在《亚利克斯和露露》中，我们最初和亚利克斯和露露一样的疑惑，怎么和露露有那么多不同呢？从生活习惯到运动爱好，从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到入睡前的最后一件事，几乎完全相反，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怎么可能成为朋友？带着疑惑我们读完整个绘本，才发现正是有了这许多的不同，两个人反而有了更多的包容和欣赏，原来不同的两个人求同存异也可以成为一对好朋友。看到最后，我和孩子都会心一笑。孩子用稚嫩的童声问：“妈妈，是不是就像我和罗静惠一样，虽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，但我们却是最好的朋友。”我微笑着点头，欣赏地看着她认真的小脸。这就是阅读的作用，用简短的文字，润物无声，在孩子小小的心灵里撒播下友爱的种子。

阅读不仅启迪心智，而且健全人格。带着阅读的芬芳，插上梦想的翅膀，这个寒假，和孩子一起阅读、一起成长吧！

◎家庭故事

父亲的春联

□李群涛

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了。

这天我回到老家，父亲一个人静静地在院子里坐着，看见我进院子里，似乎想站起来，但努力地欠了欠身子，又坐了回去。父亲老了，花白而稀疏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脑后，消瘦的脸颊刻满了皱纹，看我的眼神有些呆滞，嘴角似乎也耷拉着。学医的妻子说，父亲有老年痴呆的征兆。我不敢仔细端详父亲，害怕与印象中那个身材板正、头发浓密、知识渊博、谈吐文雅的父亲作对比，更害怕触动心里那柔软的痛点，我知道父亲早晚会离我而去。

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中生，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我小时候，每到春节临近，都是父亲最忙的时候，因为全村家家户户的春联几乎都是父亲写的。

那时候还没有卖春联的，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都是手写的。犹记得，春节前附近的乡亲们陆续到我家，一手拿着红纸，一手殷切地递烟，央求父亲帮忙写春联。父亲似乎把写春联当成了自己的义务，总是笑眯眯地接过红纸和烟卷，然后交代来人晚上来取。那时候春联五花八门，有大门的、厨房的、堂屋的、院子的、水缸的、牲口屋的……家里堆满大大小小的红纸，有薄的、有厚的，有大红的、有鲜红的，有粗糙的、有光滑的，红纸把简陋的堂屋衬托得暖意融融。

父亲用小刀把各家送来的红

纸，根据需要裁成宽窄不一的竖条，再折叠出写字的方格。然后，铺在桌子上，蘸满浓浓的墨汁，当第一滴墨汁落在红纸上，淡淡的墨香弥漫在整个屋子。父亲龙飞凤舞，一副副对联很快完成了。

我喜欢看父亲写春联，替父亲用小手轻轻按住红纸。每写完一幅，帮父亲摊到地上，让墨汁晾干。父亲记忆力特好，谁家几副对联、都什么对联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

吃过晚饭，取春联的人逐渐多起来。他们并不是拿起春联就走，而是要坐下来闲聊一阵。于是，东头的李大爷、西头的李大伯、南头的张叔叔、北头的王侄子，聚满屋子。大家围坐在火盆周围，说着村里的逸闻趣事，一根又一根地抽着自卷的旱烟。我喜欢依偎在父亲身边，也喜欢嗅他们不断吐出的旱烟味，听他们讲上下五千年的“野史”。那时候没有电灯、没有电视，守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，有着唠不完的话题、说不完的故事。我直听得靠在父亲的怀里昏昏睡去。

“廿八，贴花花”，农历廿八是家家户户张贴春联的日子。大早上起来，我就跟在父亲屁股后面，揭掉去年的旧春联，把门框或贴春联的墙壁打扫干净，端来母亲熬好的糨糊，用一把秃了的铍帚（高粱梢做成的类似刷子的工具）蘸上浆糊，细细刷一层，拿起春联工工整整贴上去。贴春联一般是要忙活半晌的。正对着大门一般有“出门见喜”，院子的树上有“满院春光”，大缸上有“川流不息”，就连喂牛的石槽上也贴上“六畜兴旺”。瞬间，整个村庄变得喜庆起来，各家大门上、院墙上、电线杆上、大树上都贴满春联，但笔迹几乎都是父亲一个人的。走在大街上，看看火红的春联，心里升起对父亲的崇拜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父亲也老了。“爸，今年别买春联了，咱还写吧？”我想找回童年的回忆，于是对父亲提议。父亲猛地抬起头，混浊的眼神瞬间清澈起来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连声说“好”。于是，我忙碌起来，买红纸、裁竖条、购墨汁、泡毛笔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父亲又拿起毛笔，颤颤巍巍顿下去，犹如打太极拳一样不急不躁、不慌不忙，顺势而为，一幅遒劲有力的春联横空出世。父亲写完后，意犹未尽地看着写完的春联，嘴里说着：“老了，老了，没有以前写得顺手了！”但父亲谦虚的话语却掩饰不住孩子般的得意。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父亲没有老，只是没给他发挥作用的平台。

以后每年的春联都要手写，我要让老父亲一直写下去！



◎围城交响

鼾声嘹亮

□魏得强

我睡觉爱打鼾，我自己当然不知道，这是老婆告诉我的。我有些愧疚，打鼾毕竟不是文雅的事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几年我的睡意浅了，竟然发现老婆睡觉也打鼾。哈哈，这下扯平了。

打鼾应该是大老爷们专属的吧，女人打鼾算什么？首先和端庄淑雅距离远了。想象中，打鼾的女人应该是《水浒》中孙二娘那类人，泼辣、大嗓门，干活吃饭都和男人一样，大大咧咧的。可是，生活中的老婆不是这样的。

我把我的新发现给老婆说了，本想扯平这件事，但被她矢口否认了，而且很狡黠地质问我：“打鼾？我怎么会打鼾呢？你是为了心理平衡吧？”不过，当她又一次打鼾时被我发现，竟也无地自容。想象一下，半夜里，我俩各自为战，都用鼾声为自己梦中的战场鼓号齐鸣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怎样轰轰烈烈的场面！如果此时有小偷进我家，也会大吃一惊、扭头就跑的。

我的电脑和卧室在一块，我有半夜写文章的习惯。常常当我文思泉涌，自由地在键盘上行走的时候，老婆忽然一个翻身，开始了她梦中的战场，我的苦恼一下子就来了，思绪也跟着她的鼾声抑扬顿挫，像坐在一辆颠簸的汽车上，思绪随之起伏。此时老婆真是打鼾高手，一个尖音上去，应该缓慢下来的吧，却来了个急刹车，鼾声戛然而止。眼睁睁地看一篇文章夭折，我恨不得把她从床上拽下来。

看来我们要分室而居了。但是“善解人意”的老婆突然不打鼾了，每天都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失眠成了常态，脸色也憔悴了很多。我知道，是岳母的癌症让她日夜操劳造成的。岳母患了癌症，家里兄弟姐妹都在外地打工，照顾岳母的任务就落到了老婆身上，老婆每天医院家里跑来跑去，顶不住了。

她这样下去一定会崩溃的，能帮她一些什么呢？和老婆闲聊，她说最遗憾的是母亲劳碌了一辈子，却没有享一点福，想让她多活两年，尽尽孝心。我想到了我医院的朋友，让医生去劝解她效果会更好。果然，面对专业医生的劝解，老婆明白了有些病是人类无法战胜的，只能慢慢平静下来，尽我们所能让老人病痛减轻一些。

其实反过来想想，老人很多时候期待的是儿女们生活得更好，甚至，在老人面前用笑声和她交流，是对她最大的孝心。

听从了医生的忠告，老婆开朗了许多。在她的感染下，岳母也认为自己的病不是什么大病，慢慢地有了笑容，配合吃一种治疗肺癌的新药。半年过去了，她甚至能在家养鸡养鸭，和邻居们说说笑笑了，让医生都感到是一种奇迹。

妻子终于又有了鼾声，那鼾声在我听来，似跳跃的音符，有着优美的节奏感。现在，每当我半夜醒来，听到这鼾声，内心总是充满幸福，希望它再嘹亮一些。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！
电话：13938039936